

羊毛战记

WOOL 下

[美] 休·豪伊 著

陈宗琛 译

每一场相爱，都要以毕生为代价，
每一次新生，都要用死亡来换取，
你愿意这样活着吗？

HUGH HOWEY

[美]

休·豪伊

著

陈宗琛

译

WOOL

羊毛
战记

卢卡斯终于爬到三十四楼，纸盒紧紧抱在怀里，气喘吁吁。他觉得筋疲力尽，不过，那并不是因为他爬了太久的楼梯，而是因为他干了违法的事。刚刚他坐在服务器后面，翻找茱丽叶的东西，提心吊胆，而此刻，他还心有余悸。他摸摸胸口，摸到口袋里她的东西，也摸到剧烈的心跳。

过了一会儿，他终于恢复平静，于是，他伸手去推资讯区的大门。就在这时候，门忽然被人向外推开，差点撞到他的指关节。推门出来的人是山米，是他认识的一个老技术员。山米急急忙忙冲出来，从他旁边呼啸而过。卢卡斯叫了他一声，可是那个老技术员已经走远了，一溜烟冲上楼梯，很快就不见踪影。

而里面的门厅也是一片骚动，大家互相大吼大叫。卢卡斯小心翼翼走进，心里很纳闷，他们到底在吵什么。他用手肘把门顶开，从门缝钻进里面，纸盒还是紧紧抱在怀里。

一进到里面，他发现不断大吼大叫的人，好像就是白纳德。这位资讯区的头子站在十字旋转门外，大声咒骂那些技术员，一个一个地骂过去。卢卡斯看到辛姆就站在不远的地方。他是资讯区的警卫长。此刻他也正指着三个穿灰衣服的人破口大骂。卢卡斯被他们两个吓住了，站在门口不敢动。

接着，白纳德发现他站在门口，忽然停住不骂了，立刻从那几个技术员中间挤过去，快步走到他面前。那几个技术员还在发抖。卢卡斯正要开口说话，

他的长官却好像没注意到，眼睛一直盯着他手上的纸盒。

“就是这个？”白纳德一把抢过那纸盒。

“这个——？”

“那贱货的东西全部都在里面吗？”白纳德猛然掀开盒盖，“全部都在吗？”

“呃……他交给我的就是这些。”卢卡斯有点结结巴巴。“马舒说——”

“嗯，我知道。副保安官发邮件给我，说他抽筋。妈的，‘公约’里当初为什么没规定保安工作应该要有年龄限制？哦，对了，辛姆！”白纳德转头朝警卫队长大喊，“马上去会议室，马上。”

卢卡斯伸手指向十字旋转门和里面的服务器房：“我想我该去——”

“你跟我来。”白纳德伸手揽住卢卡斯背后，捏捏他肩膀，“这件事我要你也来参与。真他妈的这些狗屁技术员，这阵子，靠得住的技术员好像越来越少了。”

“这件事跟服务器有关吗？目前十三号服务器需要——”

“那个不急。这件事更重要。”白纳德拖着他走向会议室，那个大块头的辛姆走在他们前面。

辛姆走到会议室门口，推开门让他们进去。卢卡斯从他面前经过的时候，他忽然皱起眉头。卢卡斯跨进门那一刹那，忽然浑身打了个冷战。他感觉到胸口在冒汗，胳肢窝和脖子上一阵热，心惊胆跳。他仿佛看到自己被人抓起来丢到桌上，被人按住手脚，口袋里的东西被搜出来，拿到他面前晃一晃——

“坐下。”白纳德交代了他一句，然后把纸盒放到桌上，开始和辛姆一起检查纸箱里的东西。这时候，卢卡斯赶紧坐到椅子上。

“休假点券。”辛姆从纸箱里拿出一叠纸。卢卡斯一直看着他手臂上鼓胀的肌肉，注意他每一个细微的动作。辛姆从前也是技术员，不过，后来他身体越来越壮，显然更适合另一种比较不需要用大脑的工作。他把那些休假点券拿到鼻头嗅一嗅，打了个喷嚏，然后全身往后一缩。“闻起来像汗臭味。”他说。

“是伪造的吗？”白纳德问。

辛姆摇摇头。白纳德正在检查那个小木盒。他拿起来晃了两下，然后用

指关节敲敲，听到那些代币在里面哗啦作响。接着他把木盒拿起来，上下左右打量了一下，看看有没有铰链或是卡榫。

卢卡斯差点就脱口告诉他，盒子上有滑盖，而且盒子打造得很精巧，几乎找不到缝隙，显然费了不少功夫。白纳德嘴里嘀咕了几句，然后就把盒子丢到一边。

“我们到底要找什么？”卢卡斯问。他凑近桌子，拿起那木盒，假装是第一次看到，正在研究怎么打开。

“什么都找。只要找得到他妈的线索。”白纳德大吼一声，瞪了卢卡斯一眼，“那贱货到底是怎么爬过那沙丘的？是她自己发明了什么东西吗？还是我们这边的技术员做的？到底是什么？”

卢卡斯还是搞不懂他为什么会这么生气。是因为她没有清洗镜头吗？其实有没有洗镜头应该没那么重要吧，反正两个礼拜前才刚洗过一次，不是吗？还是说，白纳德这么生气，是因为他搞不懂她为什么有办法在外面撑这么久？卢卡斯觉得这比较有可能。每次白纳德无意间修好了什么东西，可是却不知道自己是怎么修好的，他自己就会暴跳如雷，就好像他弄坏了什么东西一样。他以前看过白纳德发脾气，可是这次不太一样。他已经暴怒到极点，几乎陷入疯狂。卢卡斯可以体会他的心情，因为，如果他成功完成了某件事，可是却搞不懂自己是怎么办到的，那他一定也会像白纳德一样气得发狂。

这时候，辛姆看到那本笔记，开始拿起来翻：“嘿，老大——”

白纳德立刻一把抢过他手上那本笔记，开始翻开看。“要找个人仔细阅读一遍。”他推推鼻梁上的眼镜，“里面说不定有线索——”

“喂，你们看。”卢卡斯举起盒子喊了一声，“开了。”他把滑盖拉开。

“我看看。”白纳德把笔记丢到桌上，拿走他手上的木盒。他仔细打量了一下，忽然皱起眉头。“只不过是几个代币嘛。”他咒骂了一声。

他把木盒里的代币倒到桌上，然后抬起木盒准备丢到一边，这时候，辛姆立刻接过去。“这玩意儿是古董。”那大块头说，“这是线索吗？我可不可以——”

“要就拿去，随便你。”白纳德不耐烦地挥手指向窗外的门厅，“你好像觉得这里除了那个盒子，别的都没什么重要的，对不对，猪脑袋？”

辛姆耸耸肩，一副无所谓的样子，然后把木盒塞进口袋里。卢卡斯很想离开这里，随便到哪里都可以，就是不要待在这里。

“说不定她只是运气好。”辛姆说。

白纳德把盒子里剩下的东西全部倒到桌上，然后拿起来用力摇晃几下，把盒底那本手册也倒出来。卢卡斯心里有数，那本手册卡在盒底卡得很紧。接着，白纳德忽然停止动作，斜眼瞄了一下辛姆。

“运气好？”白纳德口气不太高兴了。

辛姆歪歪头。

“滚出去。”白纳德对他说。

辛姆点点头：“对啊，她真是狗屎运，才有办法滚出地堡。”

“你搞错了，我是叫你滚出去！”白纳德伸手指向门口，“他妈的滚出去！”

警卫队长笑了一下，好像以为那真的很好笑。不过，他还是慢吞吞地走向门口，走出去，然后轻轻关上门。

“我身边全是白痴。”辛姆一走出去，白纳德立刻咒骂了一句。

卢卡斯暗暗希望他不是拐弯抹角在骂他。

“当然，不包括你在内。”白纳德好像猜到他在想什么，立刻又补了一句。

“谢谢。”

“哼，最起码你还有办法修好服务器。至于其他那些人呢，我到底花钱请他们来干吗？”

他又推推鼻梁上的眼镜，卢卡斯忽然想不起来，这位资讯区负责人从前是不是常常这样骂人。好像没有。难道是因为兼任首长，压力太大？卢卡斯觉得他有点不太对劲，而且，他忽然觉得他很难再跟白纳德称兄道弟了。这个人地位越来越高，越来越忙。说不定，他承担太多额外的责任，而且又把好人送出去清洗镜头，他承受不了压力，所以快要崩溃了——

“我一直没有收学徒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”白纳德问。他翻着那本手册，注意到反面的剧本，于是就把手册翻转过来，然后抬起头盯着卢卡斯。卢卡斯摊开两手耸耸肩。

“因为我实在很难想象还有谁有本事管理这个地方。”

卢卡斯以为他说的是资讯区，不是地堡，因为白纳德当首长没多久。

白纳德放下手上的剧本，转头看着窗外，隐约听到外面又有人起了争执。

“问题是，最近我非得找个学徒不可。我已经活到这个年纪了，就像你爸妈那一辈的亲戚朋友一样，开始老了，开始生病了，而你还年轻，暂时还不会碰到那些问题。”

接着他转头过来盯着卢卡斯。会议室里只剩下他和白纳德了，这位年轻的技术员忽然觉得很不自在。他以前从来不曾有过这样的感觉。

“很久以前，曾经因为有一个人太骄傲，导致地堡彻底毁灭。”白纳德对他说，“就只因为事先没有计划，以为自己会长命百岁。就这样，有一天这个人突然走了——”他举起手指在半空中打了个响指。“——搞得群龙无首，事情没人管。搞到后来，地堡就完了。”

卢卡斯迫不及待想问他的长官到底在说什么。

“所以，那就选今天吧。”白纳德绕过长长的会议桌。满桌都是茱丽叶的东西，那是她生命最后的痕迹。卢卡斯一直瞄着那些东西。他私藏茱丽叶的东西，本来心里有罪恶感，可是看到他们这样糟蹋她的东西，他的罪恶感突然消失了。他反而有点后悔，当初没有多拿一点。

“我需要的人，是曾经接触过服务器的人。”白纳德说。卢卡斯转头一看，发现这个矮矮胖胖的资讯区负责人已经站在他旁边了。他抬起手按住胸前的口袋，怕袋口开着，白纳德会看到里面的东西。

“山米是一个很优秀的技术员，我很信任他，只可惜他已经差不多跟我一样老了。”

“你没那么老吧。”卢卡斯努力想表现得客气一点，同时绞尽脑汁想，现在到底怎么回事——

“能够被我当成朋友的人很少。”白纳德说。

“我很荣幸——”

“你大概可以算是那个值得被我当成朋友的人。”

“我也觉得你——”

“我认识你爸爸。他是个好人。”

卢卡斯咽了一口唾液，点点头。他抬头看看白纳德，发现他正朝他伸出手，

而且，好像已经伸出来很久了。他赶紧伸出手和他握握手，可是还是一头雾水，不知道他这样做是什么用意。

“卢卡斯，我必须找个学徒。”白纳德说。卢卡斯握着他的手晃了几下，眼睛一直盯着他的手，忽然觉得他的手好小。“我要你当我的学徒。”

茱丽叶挤进内侧闸门，然后挣扎着把门关上。她使劲全力推，铰链“嘎吱嘎吱”响，那扇厚重的铁门终于“砰”的一声关上了，那一刹那，里面立刻陷入一片漆黑。她伸手去抓舵轮，握住把柄用力往下压，转动舵轮，把门锁紧。

头盔里的空气越来越闷，她感觉得到自己已经开始陷入昏沉。她转身背靠着墙，沿着墙边在黑暗中慢慢摸索前进。刚刚开门的时候，外面的毒空气也渗进来了。此刻，她感觉那些毒空气仿佛一大群凶猛的昆虫猛扑她背后。走廊一片漆黑，茱丽叶跌跌撞撞往前走，拼命想离那些毒空气远一点。

里头没有灯光，墙上也没有外面世界的影像。她心中暗暗祈祷，希望两座地堡的格局是一样的，这样她才找得到路。她暗暗祈祷，希望防护衣里的氧气可以再撑久一点，希望地堡里的空气不会像外面那么毒，或者，氧气含量不会像她防护衣里那么稀少。不管是空气有毒或氧气不够，结果都是一样的。

过了一会儿，她的手摸到铁栅栏，羁押室果然就在同样的位置。她心中立刻燃起希望，相信自己可以在一片漆黑中找到方向。在这一片漆黑中，她根本搞不清楚自己究竟想干什么，也并不指望自己能够活下去，她只是迫不及待想躲开外面那可怕的世界。她似乎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进到地堡里了，一直觉得自己好像还在外面。

她用力吸着防护衣里所剩无几的氧气，摸索着穿过保安官办公室，过了一会儿，她的脚忽然绊到地上的什么东西，整个人立刻往前摔，撞到地上一团软软的东西。她伸手去摸，发现那是一条手臂。那是一具尸体。好多尸体。茱丽叶只好从尸体上爬过去。那些尸体都还有肉，摸起来软软的，比外面那些骷髅、骨骸感觉更像人，但相对的，对她的行动也造成更大的障碍。她摸到一具尸体的下巴，而她身体的重量导致那具尸体脖子扭曲。那一刹那她差点摔倒。她觉得自己仿佛压到了人，于是本能地往后退缩，而且有股冲动想说对不起。不过，她还是硬着头皮从那堆尸体上爬过去，在黑暗中继续前进。接着，她的头盔撞到办公室的门。

她爬得太快，猝不及防，重重地撞上门，立刻眼冒金星，以为自己可能会昏倒。她伸手去摸索门把。这里是彻底的黑暗，伸手不见五指，跟瞎子没有两样。她不由得想到，从前机电区的泥水坑里都没这么暗。

过了一会儿，她摸到了门把，于是用力一压。门开了，可是却卡住了，推不动。茱丽叶挣扎着站起来，脚用力踩住尸体，用肩膀去推门。她想出去。

门终于被推开，不过只开了一点。她感觉到门板外面有东西被推开，忽然想到外面可能也是堆积如山的尸体。她继续用力顶门，用尽全身的力气，嘴里不自觉地发出呻吟。她满头大汗，头发散乱覆盖到她脸上。她什么都看不见，而且快要没办法呼吸了。吸了太多二氧化碳，她越来越昏沉。

后来，门终于被推开了一道空隙，她拼命想挤过去。一开始她先把肩膀挤出去，然后头盔也挤过去，最后另一条手臂和腿也挤出来了。她摔倒在地上，挣扎着转身靠在门上，然后用力一推把门关上。

这时候，她注意到这里有昏暗的光线，不过非常微弱，一开始几乎察觉不到。接着，她感觉到面前有一大堆桌椅挡住去路。她奋力挣扎，从桌椅间挤过去，拼命想挣脱桌角和椅脚的纠缠。

茱丽叶听得到自己费力的呼吸声，知道时间已经不多了。她感觉自己仿佛被毒气团团围住。刚刚她打开门，毒气跟着渗进来了。现在，那些毒气正伺机而动，等着她脱掉防护衣，然后就可以吞噬她，腐蚀她的身体。

接着她忽然想，干脆躺下来算了，就这样躺着等氧气耗尽。这套精密的防护衣就像蛹一样，会保护她的尸体。她的尸体不会腐烂。这是老沃克和物

资区送给她的礼物。她的尸体会永远留在这昏暗的地堡里——这样总比暴尸在外面的山丘上好。在那里，她的尸体会被充满毒酸的强风吹袭，一点一点的腐蚀掉。所以，死在防护服里，算是一种幸福。她拼命喘气，感到很得意，因为她能够选择自己要死在哪里，因为她历尽千辛万苦终于爬进这个地方。

她靠在门板上，几乎忍不住就想躺下去，闭上眼睛——但她没有。她还是很好奇。

茱丽叶举起双手，借着楼梯井那边传来的微弱灯光打量那双手套。手套上缠着胶带，而且已经有点融化，看起来像一层皮肤闪闪发亮。她看着那微亮的手套，忽然觉得自己好像一具机器。很久以前，她还在机电区当学徒的时候，她就有一种坏习惯，喜欢把机器拆掉，就算机器明明没坏，她也照拆。当时老沃克是怎么说她的？他说，她最大的嗜好，就是把烤面包机彻底拆掉，看看里面到底是什么玩意儿。

茱丽叶坐起来，努力打起精神。她已经开始意识不清，而连带的，求生意志也越来越薄弱。她猛摇头，挣扎着站起来，面前的一堆桌椅被她推倒在地上。她忽然明白，此刻，她自己就像是一部烤面包机。她的好奇心拼命想把烤面包机拆掉，只不过，这次她想看的是烤面包机“外面”的世界。就算只剩最后一口气，她也要搞清楚。

她从桌椅间的空隙一路挤过去，想尽办法远离被她放进来的毒气。刚刚在保安官办公室里，她从一些尸体上爬过去，当时那些尸体感觉还是完整的，像是自然死亡的，很可能是被困在那里活活饿死，或是窒息而死。不过，他们的尸体并没有腐烂。虽然她现在已经开始意识不清，迫切需要新鲜的空气，但此刻，她脑海中还残留着一丝清醒的神智，知道应该先把自己的身体弄湿，然后再脱掉头盔。就像当年在机电区，她都会在自己身上泼洒某种化学药品，用来中和毒性。

后来，她终于摆脱那一大堆桌椅，穿越辽阔的大餐厅。楼梯井的紧急照明灯散发着绿光，借着那微弱的光线，她勉强看得到路。她走进厨房，来到大水槽前面，想试试水龙头有没有水。她扭开龙头，可是却没有水流出来，而且水管毫无动静，似乎连半滴残水都没有。接着她走到碗盘盥洗台前面，转动龙头横杆，可是水管还是没有水流出来。根本没有水。

接着，她想到了冷藏柜。也许她可以走到冷藏柜里，让残留在防护衣上的毒素遇冷冻结。她跌跌撞撞绕过料理台，然后抓住冷藏柜门上那个银色的大把手。她呼吸越来越困难。楼梯井的灯光很难照进厨房内侧，这里一片昏暗，几乎什么都看不见。隔着防护衣，她感觉不到冷。不过，她无法确定，那是因为隔着防护衣的关系，还是她的身体已经开始麻痹。防护衣的设计，就是要把她和外界隔离起来，而且显然效果很好。天花板上的灯没亮，所以，她猜冷藏柜可能也没电了。冷藏柜的门开着，她探头进去看，看看有没有任何液体类的东西。这时候，她看到几个很大的东西，可能是汤锅。

现在，她已经是无计可施，什么都要试试看。茱丽叶走进冷藏柜，门慢慢地往内摆，等一下就会自动关上。她看到几个大塑胶罐，立刻伸手拿下一个。那个塑胶罐很大，差不多和最大号的汤锅一样大。她掀开罐盖，这时候，门“咔嚓”一声关上了，冷藏柜里立刻陷入一片漆黑。茱丽叶跪在架子前面，把那个罐子翻转过来，立刻就感觉到汤洒到她身上，一阵窸窣窸窣的声音，然后洒了满地。她膝盖泡在汤里，感觉滑溜溜的。于是，她又伸手去拿第二罐，然后同样把汤倒在地上。接着，她把手泡在汤里，然后举起来涂抹全身。她已经无法判断自己是不是疯了，不知道自己这样做会不会导致更严重的后果。还是说，已经无所谓了。接着，她鞋子滑了一下，整个人仰面朝天摔倒在地上，头盔撞到地面。

就这样，茱丽叶躺在微温的汤里，眼睛什么都看不见，呼吸越来越困难。她活不了多久了。她昏昏沉沉，已经想不出别的办法了，没办法呼吸，也没力气了。她必须赶快把头盔拿掉。

她伸手一阵胡乱摸索，想寻找头盔卡榫的位置，可是手套实在太厚，她的手指什么都感觉不到。手套会要了她的命。

她翻身趴在地上，开始跪起来往前爬。满地都是汤，她的手和膝盖滑来滑去。她慢慢爬到门口，猛喘气，然后伸手摸到了门把，打开门。料理台后面有一个刀架，上面吊着几把亮晃晃的刀。她摇摇晃晃站起来，抓住一把刀，隔着厚厚的手套紧紧抓住刀柄，接着她忽然又滑了一下，摔倒在地上。她已经筋疲力尽，感觉好昏沉。

茱丽叶翻转刀刃，对准自己的脖子，接着，她让刀尖沿着防护衣颈部的

连接环滑动，过了一会儿，刀尖终于碰触到卡榫的按钮。她手臂抖个不停，但她还是举起刀子，拼命稳住手，然后鼓起勇气用力往下切。这种动作违反人的本能。

接着她听到细微的“咔嚓”一声。茱丽叶气喘吁吁，用刀尖沿着连接环探测另一边的按钮，没多久，刀尖碰到卡榫了。于是，她又举起刀用力往下切。

又是轻微的“咔嚓”一声，她的头盔松开了。

茱丽叶本能地脱掉头盔，深深吸了一口气。那味道真是臭到令人难以忍受，但她还是拼命喘气，拼命喘气。腐烂的食物，腐烂的尸体，一股温热的恶臭窜进她嘴里，窜进她鼻腔里。

她立刻转头大呕起来，可是什么都吐不出来。她手上全是汤，滑溜溜的。这种恶臭，让呼吸变成一种煎熬。她感觉到全身皮肤仿佛一阵灼热，不过，那可能只是因为她发烧导致的错觉。她闭住气，爬出冷藏柜，爬向大餐厅，拼命远离那些腐烂的汤，然后，她又试着吸了一口气。

空气。

她又深深吸了一口气，感觉还是很臭，因为她身上全是汤。然而，除了那股恶臭，她感觉得到空气里有别的东西。淡淡的很难察觉，不过，随着她的每一次呼吸，那种晕眩的感觉也渐渐消退，恐惧也渐渐消失。那是氧气。那是生命。

茱丽叶还活着。

她疯狂大笑起来，跌跌撞撞走向楼梯井，走向那团绿光。她深深吸了一口又一口气。她实在太累了，一时感受不到眼前的奇迹。她还活着。她竟然还活着。

看到那群骚动叫骂的机电区工人，诺克斯认为那只不过又是另一次紧急事故。就好像有一次底层的挡水墙裂开，还有一次是抽油机的架子撞到甲烷槽，他不得不疏散所有的人，派人进去把甲烷气清除干净。工人听了老沃克的话，骚动是免不了的，他需要做的，就是把他们组织起来，分派任务。赶快派工作给他们。他必须把一件很复杂的任务分成很多工作细项，然后把每项工作交给适合的人。不过，这一次，他和他的手下并不是要去修理什么机器。这一次，他们要“修理”的是人。他们是好人，要去修理坏人。

“物资区是关键。”诺克斯对几个领班说，然后伸手指着墙上一幅巨大的地堡结构蓝图。他的手指沿着楼梯井一路向上划过三十层楼，那里就是物资区最大的工厂楼层。“我们最大的优势，就是资讯区不知道我们要去找他们。”接着他转头告诉几个领班，“雪莉，马克，柯妮，你们三个跟着我。我们带装备，然后把学徒也都带着。沃克，你可以先发电子邮件通知物资区，说我们马上就要过去。不过要小心，别让资讯区发现。说不定有人在监视邮件，所以你就告诉他们，说我们要送你修好的机器过去。”

接着他转头看着詹肯斯。詹肯斯在他手下当了六年学徒，后来长大了，变成一个满脸胡子的壮汉，于是就被调到晚班去工作。大家公认，诺克斯的位子迟早都是要由他来接任。“詹肯斯，底下这边由你来指挥。大家暂时不能休假，底下要维持正常运作，不过，要做好准备，预防最坏的局面。我要

你尽量囤积食物，越多越好。还有水。一定要把蓄水池装满。必要的时候，从水耕区引水过来，不过要隐密，不要引起注意。可能会有人好奇问东问西，那就随便找个借口，比如说我们这里漏水什么的。同时，派人去巡逻，检查所有门窗的锁和铰链。万一打到我们这边来，我们要有准备。还有，把所有可以拿来当武器的东西都集中起来，像是铁管，铁锤，随便什么都可以。”

有人瞪大眼睛看着诺克斯，不过詹肯斯却只是点点头，一副没什么困难的样子。诺克斯转头看看那几个领班：“怎么了？我们要干什么，应该很清楚吧？”

“问题是接下来呢？”柯妮瞄着墙上那张地堡蓝图，“我们去攻击资讯区，然后呢？要接管地堡吗？”

“地堡本来就是我们在维护的。”诺克斯大吼了一声，伸手猛拍蓝图上三十楼的位置，“可是我们就只是一直埋头苦干，很多事都被蒙在鼓里。这层楼的人隐瞒了太多秘密，把我们蒙在鼓里。现在，我们要去掀了那群王八蛋的老窝，把所有的东西全部摊出来，看他们还隐瞒了什么！”

“你应该知道他们做了什么吧？”马克转头对柯妮说，“他们把人推出去送死。故意的。而且，并不是因为那些人真的有必要出去，而是因为他们高兴。他们叫你去死，你就要去死。”

柯妮咬了一下嘴唇，没吭声，就只是愣愣看着蓝图。

“我们该走了。”诺克斯说，“沃克，赶快把邮件发出去。好了，走吧，我们去搬东西。还有，我们行动的时候，要尽量表现得轻松一点，假装聊些有的没的，绝对不能提到我们的计划。万一让那些运送员听到了，搞不好会为了一点小钱出卖我们。”

“我知道该怎么做。”詹肯斯说。他表现出一副很有自信样子，其实只是为了让他的老大安心。

“好吧。”诺克斯说，“我们动手吧。”

* * *

他们爬了十层楼，还不觉得累，不过，身上扛的东西太重，诺克斯已经

开始觉得两条腿像火烧一样。他肩上扛着一个帆布袋，里面装满了沉甸甸的焊接护胸，而另一边的肩上扛的是一堆安全帽。安全帽的下巴固定带都扣上，用一条绳子串在一起，扛在他在背后哗啦哗啦响。而马克则是抱着一堆铁管，一路上小心翼翼，深怕铁管滑掉。柯妮扛着好几袋炸药，袋子用绳子串在一起，挂在颈后。几个学徒跟在最后面。一路上偶尔会有几个运送员飞快从他们旁边经过，他们也都扛得很重，有人上楼，有人下楼。运送员都会瞄他们一眼，脸上的表情有好奇，也带着一点较劲的火药味。其中有一位运送员停下来问他们需不需要帮忙。诺克斯认识那个女孩子，因为她常常送东西到底下去。他板着脸说不用，叫她赶快走，于是她就飞也似地爬上去，回头看了他们一眼，然后就消失了踪影。诺克斯忽然有点后悔，为什么不把东西丢给她扛。

“快点跟上来。”他对后面那几个人说。虽然他们人数不多，可是一路上已经引起不少人注意。茱丽叶不见了，这件事已经传遍了整个地堡，一路上大家都在议论纷纷。在这种情况下，要憋住不说话实在很痛苦。几乎每一楼的平台上都有人聚在那里议论纷纷，而且多半是年轻人。他们交头接耳，聊的都是那些禁忌的话题。平常不敢讲的话，现在都出笼了，而且传遍了全地堡。诺克斯强忍着背痛，一步步往上爬。他们离物资区越来越近了，而当他们越靠近，他们就越觉得要快点赶到那里。

他们爬到大概一百三十楼的时候，他们听到很多人在发牢骚。他们已经快到底段楼层的上半段了。这里是两段楼层的交界地带，住着不少在中段楼层工作的人，可惜他们不怎么受欢迎。汉克副保安官此刻就在一百二十八楼的平台上。两群人正在吵架，他忙着劝阻。诺克斯从他旁边快步经过，暗暗希望副保安官没有注意到他们这群人，没有注意到他们扛的东西，不要把他们拦下来问东问西，问他们跑上来干什么。接着，诺克斯从那群吵架的人旁边经过的时候，回头看了一眼，看到几个学徒抓着内侧栏杆蹑手蹑脚爬上来，而汉克副保安官正忙着安抚一个女人。没多久，他们已经脱离了那个楼层平台的视线范围。

他们经过一百二十六楼土耕区的时候，诺克斯忽然想到，这里是一个关键位置。虽然三十楼的资讯区距离很远，不过，万一他们必须撤退的时候，一定要守住物资区。物资区有制造能力，而这层土耕区能够生产食物，而底

下的机电区可以供应电力，他们可以自给自足。虽然他想到这个体系还是有一些漏洞，不过，资讯区弱点更多。他们随时可以切断他们的电力供应，停止供水。但尽管如此，他心里暗暗希望，千万不要走到这一步。这时候，他们已经快抵达物资区了，大家都已经两腿酸软。

没想到，他们才刚踏上一百一十楼的平台，已经有人在那里等他们了，而且脸色很难看。是麦克兰。这位老太太是物资区的负责人，身上穿着黄色工作服，两手交叉在胸前，那姿态已经很明显，她不欢迎他们。

“嗨，乔芙。”诺克斯满脸堆笑。

“乔芙不是你叫的。”麦克兰说，“你到底在玩什么把戏？”

诺克斯抬头看看楼梯井上面，再看看底下，然后耸耸肩：“我们到里面去谈好不好？”

“我可不想惹祸上身。”她皱着眉头，狠狠盯着诺克斯。

“我们到里面去说好不好？”诺克斯说，“我们一口气爬上来，半路上都没休息。你应该不忍心眼睁睁看我们累倒在这里吧？”

麦克兰似乎犹豫了一下，然后放开交叉在胸前的双手，点点头。三个物资区的工人站在她后面，像一堵人墙。她转身对他们点点头，于是他们就打开物资区那扇亮晶晶的大门。然后，她转身揽住诺克斯的手臂。“搞清楚，这里不是你的地盘。”她对他说。

一进到物资区的门厅，诺克斯看到一群人就站在那边等，每个人都穿着黄色工作服，有男有女，而且绝大多数都站在那座长长的矮柜台后面。平常，全地堡的人都是在这里排队，等着领他们需要的零件，有的是新品，有的是刚修理好的。柜台后面有好几排长长的架子，一路向内延伸到光线昏暗的内部，几乎看不到尽头。架上堆满了箱子，层层叠叠，有些甚至露出到架子外缘。整个物资区里静悄悄的，听不到半点声音。平常，这里总是弥漫着生产机具铿铿锵锵的撞击声，有时候也会听到工人叽叽喳喳在聊天。不过，听得到声音，却常常看不到人，因为他们都隐没在那巨大的货架后面，忙着分类整理刚做出来的零件，飞快放进不同的格子里。

而此刻，整个物资区里却是鸦雀无声，大家都瞪着他们，一脸狐疑。诺克斯和他的手下把肩上的装备都丢到地上。他们筋疲力尽，满头大汗，然后